



犹如宝藏

□于恩胜



梅开五福 王居明(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、潍坊市美协主席)

梅素雪锦，簪彩韶华。

潍县的年，犹如宝藏，处处凤箫声动，时时莺歌燕舞。探究一番，由衷感叹旧时的年，又真又美又似梦幻。

年是一进农历腊月门就开始了：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；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；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去买肉；二十七，宰只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；初一、初二满街走。

真是秩序井然的年：腌一坛腊八蒜，熬一锅腊八粥，迈进了年的门槛；赶集买黄米蒸糕，买布做新衣，碗和筷子是要添置的，为了讨个好彩头——添丁进口；要买糖瓜，要请灶王爷画，这个千万不能说“买”；要给孩子买个“水咕嘟”，最好再买几把“滴滴金”……

进了腊月门，女人最忙，蒸饽饽、蒸糕、蒸脂饼、蒸豆包，年根了还要蒸一锅锅刀（老潍县的一种传统面食）。黄澄澄的年糕上，红红的大枣，喜庆吉祥，年年高；要有猪有鸡，除了献给诸位神仙和列祖列宗，自家要卤了猪头肉待客，做一道老潍县特有的蒸鸡，等远乡的客人来了，蒸鸡带着冰碴端上桌，牙一激灵，人一激灵，一瞬间魂儿香出老远……

以前人们合住大院，一起炒长果、炒瓜子，粗细均匀的沙子在铁锅里热起来。长果飘香、瓜子飘香，大人们还没来得及拿抹布擦拭灰尘，孩子们已吃得小嘴乌漆嘛黑了。

记忆的年

□杨凯文

每当岁月的车轮驶向新的一年，心中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。那是一种温馨的回忆，一种对过去时光的怀念，更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期待。

直到在外求学，我才体会到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这句话的真正意义。临近春节，思乡之情也日益高涨。

与北方不同，南方的冬天没有雪。一月的中午依旧有些燥热，丝毫没有冬日来临的气息。直到回山东的飞机落地的那一刻，望着舷窗外的茫茫冬色，我才回到了记忆里真正的冬天。

一下飞机，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冷空气的味道。这里的冬天是干燥的，有我的家。小时候，觉得年是奶奶家的五彩糖果，是期待已久的寒假生活，是街头两块钱一串的糖葫芦，是长辈手中的红包。现在觉得，年是热气腾腾的团圆饭，是母亲从家中寄来的厚衣，是雪融化后留在地上的点点水渍，是跟好友在长达半年后的再次相聚。

农历腊月廿三，大扫除，扫尽旧年一切污秽；傍晚要辞灶，一年之中，只有这一个晚上，灶王爷要上天，跟玉皇大帝言讲这户人家的事情。家中长者把灶王爷年画贴到锅台正上方的墙上，摆好供养，点起红烛，跪下来嘴里念叨：“灶王爷，灶王经，三双筷子红彤彤，骑了骡马上天京。凌霄殿里玉皇见，俺这家人家好行善，济困扶危善不断……”

转眼到了除夕，贴春联，贴门钱，大门上下红情绿意，喜庆得不得了。天黑下来，门口灯笼挂起来了，影壁墙上，是方形吊脚的“福”字灯。灯笼燃得红彤彤，大戏才开始呢。

家家户户包扁食。过年的扁食得包两种，一荤一素，素馅是菠菜、大豆腐、粉条的，年初一早上吃，为了图个彩头——吃顿素，过得富；荤的多为白菜猪肉馅，年初二闺女走娘家时，招待贵客（女婿）。

长辈人说，大年五更，各路神仙下凡界，家里要上供。供桌设在天井正房前壁间，拿了平常用的木升作为香炉，里面装了秫秫，四面用红纸糊了。供品看家境简简，有用九大碗的，还外加一刀生猪肉、一尾咸白鲢鱼……

热闹当属年夜饭，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。羹肴必备鸡、鱼，意求年年大吉、连年有余；焖藕、海米炆芹芽是凉菜，热菜有糖醋里脊、葱烧海参，现成的来盘五香肉，豆腐不可或缺，希冀“都有福”，年糕也是必须上的，祈求“年年高”……

老潍县的年，恰如宝藏，须得好好收起来，传个百年千年万年……

过年最忆是儿时

□芦荻

过了农历腊八，一天天有了年的味道。而小年一过，年味更足了。乡村里此起彼伏的爆竹声，集市上到处挂着的红灯笼和春联，都喜气洋洋地宣告：要过年啦！

喜欢乡村的年，尤其童年记忆里的。对于那时没有零食、也极少穿新衣的孩子来说，过年是最隆重的节日和最热切的期盼。

年三十晚饭后，一家人都坐在热炕上嗑着瓜子。“家人团坐，灯火可亲”，平时再严厉的大人，这时对孩子也是和颜悦色。孩子们得了好脸色，也放肆起来，跑来跑去的，简直要把土坯垒的火炕给踩塌了一般。

大人们陆陆续续开始串门，脸上都乐呵呵的，见面说的全是吉祥话。来客也不久留，喝上一杯茶就起身去往别家。

孩子们对零点的年夜饭充满期待。白菜肉的馅里有一枚洗干净的硬币，大多是五分的面额。谁吃到有硬币的饺子，就是今年最幸运的人。人人都想要个好彩头，硬币饺子却只有一个。大人吃到会淡定地说一句“杠着牙了”，小孩子则开心得恨不得翻个跟头才好。五分硬币是可以拿来跟小伙伴炫耀的本钱，还能买到满满一茶碗的海瓜子呢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才是重头戏的开始。一向贪睡的孩子，往往比大人醒得还早。终于可以穿新衣啦！那件在衣柜里叠得板板正正的衣服，早被偷偷试了多少遍。

外面的天还黑着，孩子们已经出动了。出门发现似乎有不寻常的亮，原来昨晚悄悄下了一场大雪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孩子们顿时兴奋了起来，咯吱咯吱踩着雪就跑到了街上。街上的孩子并不多，都沿着小巷到各家长辈处拜年去了。再贪玩的孩子也知道，拜年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长辈们都会给一毛两毛的压岁钱，偶尔能收到一个五毛的，那简直就是一笔“巨款”了。孩子们拜年的话相当统一——“过年过得好”，后面是叹号不是问号，前面加上爷爷、奶奶等前缀。

给长辈们拜完年，揣着兜里的花生糖果和一两元的“巨款”，孩子们可以撒欢了。比着彼此的新衣，扔几个雪球过过瘾，看到卖糖葫芦的立马围住，每人花钱花得那叫一个扬眉吐气。男孩子会多买几个小炮仗，用火柴点燃了扔到雪窝里，随着一声炸响，白雪和红纸屑一齐飞溅，玩得乐此不疲。

年初二开始走亲戚，能继续收压岁钱，还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美味。跟表兄弟姐妹们在姥姥家小住，借舅舅的小人书来看，一起下军棋等。若是姥姥村里恰好来了高跷队或者跑旱船、舞狮子，甚至搭了戏台子唱大戏的，那简直更要上蹿下跳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记忆里的过年，诸如此类的美好，让半百之年的我每每回忆起来，都如同一幅精彩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，点亮我眼里的光。



迎春纳福 李学芳(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、潍坊市民间艺术大师)